

玻璃心事

B O L I X I N S H I

彼岸花 ■ 著

新浪、搜狐原创最新冠军书
赚取千万眼泪的超人气纯情之作

魅力酷品出版 小小妮子策划

MEI LI KU PIN CHU BAN ZUO PIN



独家赠送
仙侣奇缘II
200元情侣
游戏卡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玻璃心事

彼岸花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玻璃心事 / 彼岸花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9

ISBN 7-5039-3076-4

I.玻... II.彼...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9519 号

玻璃心事

著 者: 彼岸花

责任编辑: 帅克

装帧设计: 李向晖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010)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3076-4/I · 1419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有误, 随时调换。



1

※
玻
※
璃
※
心
※
事
※

星期一，最最让人觉得沮丧的日子，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对着计算机，一点都没有工作的情绪。小秘书伸进圆圆的脑袋说：“Lily，你的电话在2号线，是汤先生打来的。”她知道我讨厌汤先生，所以声音怯怯的，好像我是要吃人的老虎。

我叹口气，不情愿地按下电话按键：“我是Lily，什么事？”

“Lily，你马上来医院一下，你母亲——噢，是你继母，恐怕撑不下去了。她要见你。”

我迅速地拿起外套，风风火火地往外冲去。路过秘书处，“有事打我手机！”我吩咐说，声音干练，简洁。

看到我今天这个样子的人都会张大嘴巴大跌眼镜，因为我和我的继母非但没有深厚感情还恰恰相反是一对世仇。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两个女人为了那一份薄薄的家业争得不可开交。最终，赢的人是她，不是我，那个和我父亲有血肉之亲的女儿。事实证明，美丽的女人是祸水，

可是有着无边肮脏欲望的男人才是祸水的根源。

我边开着车往医院方向急驶，边冷笑连连，如果继母和汤先生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痛快地赶去听临终遗言的原因，想必会后悔特地把我叫上。我为什么要去见那个快死的女人？因为——今天是一个让我心情沮丧的星期一，我宁愿去看一个快死的女人也胜过呆在办公室里面；因为我要看到继母美丽的脸蛋在死亡来临时是否还能够保持诱惑人的魅力；因为我好奇她会对我说什么话。我才不会猜想她会将从父亲那里拿去的大部分财产还给我，那是痴人说梦，可是，反正我已经到过波浪的谷底了，听她说话不会再为我带来任何的伤害；最重要的是——我要看着她死去，看那个讨厌的女人，把父亲从我身边全部夺走的女人，看她告别这个世界！！

我疾步走在医院的走廊里，高跟鞋发出这么清脆响亮的“笃笃”声。我看到汤先生在病房的外面等我。“她要见你，”他正色对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坚持要见你。我只说一句话，Lily，看在她要辞世的份上，对她仁慈一点。”

“Mr.Tang，你在耽搁我的时间，我不认为你的雇主可以支撑很久。”我的声音冷得像冰——那是我一贯的特色。然后，我推开门，走进了病房。

我的继母躺在床上，脸上没有任何的血色，是一片灰白。只一看她的脸色我就知道她拖不了很久。她看到了我，吃力地把头转向我的方向：“你终于来了。”

我的声音如此生机勃勃地在室内回荡：“没想到一起车祸可以这么轻易地夺走人的生命。你只拖了两天啊，我本来以为强悍的你可以一



直拖下去的呢！应该怎么说，我很抱歉还是我很快乐？”

“Lily！”汤先生的声音要抓狂了。

继母虚弱地叹着气：“让她说，我都要死了还怕她说我什么！”

“你真难看！真应该给你一面镜子让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我毫不留情继续冷言冷语。

“我知道你恨我，”她的脸上有一个悲伤的神情，“如果我知道我会这么早死也许就不会做得太过决然。我不想有一个永远的敌人，Lily，帮我一个忙吧，算我求你了。”

“你要我帮你？”我瞠目结舌，眼睛大睁得连自己都觉得痛。

“让我告诉你，Lily，你有一个弟弟，或许你根本不承认他是你的弟弟。我是因为他才和你争家产的，我一无所有，除了美貌，不像你……”

“说重点，请你。”

“我来说吧。”汤先生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你有一个弟弟，是你继母嫁给你父亲之前的事，你继母一直隐瞒这一点，因为，你的弟弟，他的智商有问题，通俗地说，他是一个低能儿。他，在很小的时候，生过一场重病，高烧把他的脑子烧坏了。直到现在，他都生活在疗养院里……”

我呆在那里，慢慢地消化这个消息：“一个低能儿……爸爸知道这件事吗？”

“他不知道，”继母吃力地说，“我一直没有告诉他。Lily，是因为我儿子我才和你那么拼命地争家产的，请你，原谅我，体谅我。现在我不能继续照顾他了，求你帮我的忙，还有汤，一起照顾他……那些你父

亲的财产，我都留给了他，可是，你和汤是财产的监管人。Lily，这样做，我等于变相地把属于你的东西还给了你，请你一定要答应我，帮助我，我没有其他人可以托孤……”

“所以你现在想到我了？”我冷冷地打断她的话，“没有其它人可以托孤，你终于明白做人的失败了吧，虽然有点晚。”我很开心我接下去说的话：“让我来告诉你，我讨厌别人对我召之即来，挥之则去。你的那个白痴儿子，留给你自己吧，或者 Mr. Tang。”我对着后者冷笑，“你不是有他这个最佳的护花使者吗？”

然后，我打开门，走了出去，任凭汤先生在我身后如何声嘶力竭地叫我的名字，我充耳不闻！

我好像有点冷血吧，在驾车驶回办公室的路上我自我反省，可是，亲爱的父亲大人，这是你教会我的。如果不是冷血，你挣不下一份微薄的可是仍然令人窥探的家业，享受不到抛弃糟糠另觅美人的艳遇。我由衷地感谢你的教导，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在你仅留给我那家亏损的杂志社的时候去跳河自杀，也因为这样，我才能够让它起死回生，至少解决我的温饱问题。

随着尖锐的刹车声音，我的车正好停在杂志社的大门口。甩甩头发，我走进大门，一下子心情由阴转晴，好得不得了。

继母在那天夜里孤独地死去，临终前陪伴她的只有汤先生，她忠诚的律师。

令我奇怪的是，她没有改变她的决定，在我对她发飙甩出这么冷血的话以后，她仍然决定让我做她儿子的监护人，和汤先生一起监管我



父亲留下的那几间公司。为什么她要这么做？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这就是她高竿的地方，我的思维之于她，永远是弱势群体。所以，我斗不过她，最后连父亲都让了给她。

让我开心的是汤先生的表情，那天当他来我的杂志社向我宣读遗嘱时，脸上的神情真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五彩缤纷。我看着他英俊的五官扭曲在一起，哈哈大笑出声：“Mr.Tang，没见到过你的人准会以为你是一个半百老头！我都想不通你这么年轻帅气可是满腹塞满的却是迂腐经纶。你——早就和这个时代脱节了。”

他摸一把自己的脸，无可奈何至极。“你准备怎么做？”他严肃地看着我。

“什么怎么做？一切照旧吧！我懒得动脑筋去想一些有的没的事。你不是把她的财产管理得很好？”

汤有点惊异，我的回答估计大出他的意外。“你现在的手上可是控制着一大笔钱。”

“我喜欢自己拿来的钱，像这家杂志社，像当初和她一起斗争抢遗产。可是——我不喜欢施舍来的钱。这一次，让我感觉她在施舍我，为了她的白痴儿子。”

“不要这么说 Jerry，你这个尖刻的女人。”汤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Jerry？哈哈哈哈哈……”我再次大笑出声，“时代真是进步，连白痴都有英文的名字，简直太好笑了！”

“真受不了你！”汤厌恶地别开眼，“你哪里是百合花，根本是沙漠里的仙人掌。”

“仙人掌？你真有创意，汤。可是跟你说，不管怎么样，仙人掌开

的花也是花，和百合一样的花。”

“什么时候有空？”

“干什么？”

“和我一起去看 Jerry，现在你也是他的监护人。”

“抱歉，你不会是要我代替她承担母亲的义务吧！”我优雅地拿起烟，点上，“我对白痴不感兴趣。那个女人以为有了钱就可以让她的白痴儿子幸福地生活下去，她真是幼稚！不是说的吗？钱买不来很多东西，包括感情、呵护、母亲……所以，让那个白痴在疗养院里呆到老吧！”

“Lily，你太过分了！”汤简直听不下去。

“你应该庆幸我没有用我现在的权利去拿走那个白痴赖以生存的钱！”我厉声说。

他看着我，叹气：“物质女孩，有谁是是可以改变你的？”

有谁是是可以改变我的？那个人要么没有出生要么就已经死去。我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里，不做物质女孩，我就保护不了自己——所以，为什么我要去改变呢？

我继续有声有色地过我的生活，现实世界有太多的东西引诱着我，无边的欲望，无边的色彩。那次和继母争夺家产失败未必是一件坏事，我在废墟里重新站立起来，我有了生平第一个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的杂志社，那是谁都夺不走的。因为有了资产，我才掌握生活，因为要掌握生活，我才是一个彻底的物质女孩，有什么不对吗？

现在，生活里的引诱面又多了一个，我和汤先生越来越频繁地接



触，为了了解继母留下的资产问题，我发现我正在努力从杂志社的文人成为一个商人。汤是一个正直的人，我真的不了解为什么我的继母，一个和我一样利欲熏心的女人，会这么得到他的忠诚。为此，我由衷地佩服她。

除了这一点，我佩服她的还有——“她让我父亲的资产总额翻了一个倍，厉害哪！”我给汤打电话。

“你父亲周围的都是厉害女人。”

“你是要说我？”

“不是吗？你让那家小小的时尚杂志社起死回生，也够可以了。”

“听上去是真心赞扬的话吧。那么，给你一个favor，这个周末，带我去看看那个白痴吧！”

“我有峰回路转的感觉，你在打什么主意？”

“没什么。最近有点无聊，看经济书和资产审计让我头昏脑胀，想找一点事情来做。”

“Lily，如果你把这当成一件消遣的事，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天哪，说教又要开始了，你才比我大多少啊！”我叫着，挂上了电话。

那天，我和汤一起约好去见Jerry的那天，从一开始就透露着古怪。汤开车来接我，可是一路上又都板着一张脸，好像我欠了他多少钱没有还一样。“嗨！”我抗议，“我是出来散心的，如果你一直这么对着我，那我们回去好了，我对她的儿子本来就没有兴趣。”

“没什么，”他的神情郁闷，“我只是想，搞不懂你继母在想些什么，

※

玻

※

璃

※

心

※

事

※

让你照顾 Jerry，太危险了。”

我嗤之以鼻：“危险？虽然我行事偏激，可是决不会对白痴出手。”

“我说危险的不是他，”汤奇怪地看我一眼，“是你！！！”

到了那家疗养院，放眼望去，是属于很高级昂贵的那一种。蓝天白云绿草地，环境优雅，看得出下了很大的工夫；所有的医护人员穿的都是有色彩的服装，不是人们常识的白大褂；整个的气氛在营造一种休闲放松的氛围，完全出乎我心目中对疗养两个字的想像。“难怪她这么抓紧爸爸的遗产。”我下结论。

古怪的事情层出不穷。从我和汤进门的那一刻开始，无数的小护士的眼光就盯着我，在我身上打转。

在大楼 lobby 的问讯处，汤填写着会客单，我清晰地听见女孩子们偷偷问他：“她是谁？”她们指着我说。

“Jerry 的姐姐。”

“Jerry 有姐姐？她不会是要带他回家吧？”非常恐慌的声音。

“不会，只是来看看 Jerry。”

什么意思？我在心里嘀咕，充满着诡异色彩的疗养院。

好不容易办好手续，汤带着我向楼里走去。我们来到一件大型的温室一样的房间前，汤为我推开玻璃的大门，“来见见你从未谋面的弟弟吧，Lily。”

我走了进去，就像走进一个异想世界：房间里面摆满了热带的花草，阳光从玻璃的屋顶瀑布般地洒下，沐浴所有的人；在落地的玻璃窗前，我见到一个高大的男人的身影，他坐在窗棂上专注地盯着面前的一盆天堂鸟，两条长腿荡啊荡的，说不尽的自得其乐。



汤轻轻地对他说：“Hi, Jerry, 这是你的姐姐。”

他抬起头，仔细打量我。我如中蛊惑般的看着那张完美地脸，充满魅力的男人的脸。这是那个白痴吗？我一直以为 Jerry 是一个双眼分得很开，有着典型白痴症状的小男孩。可是现在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沐浴在太阳底下的绝色——阳光之子！

是他，他就是那个白痴，因为那双眼睛，大大的眼睛看着我，黑白分明，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纯净无邪的眼神，一如刚出生的婴儿，干净得让与他对视的人会自觉自己的污秽。没有一个在俗世中打转的人会有这样的一双眼睛。他对我胆怯地微笑示好，那种微微掀起嘴角的最不经意的神情，却让我惊艳到仿佛世界上所有的鲜花同时开放……

我是怎么了？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奇怪的地方，遇见奇怪的人。我本以为我会嘲笑他的存在，没料到看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遗憾，一个长得颠倒众生的男人，却有着智商上的缺陷，这算什么！真正的天妒红颜吗？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有流泪的冲动。“Jerry，我是姐姐……”我的声音在颤抖。

汤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似乎早料到我的反应。“你不和姐姐说‘你好’吗，Jerry？”

“你好。”他小声说。

“你好。”我对着他微笑。

“Mr. Tang，我要和他的主治医生谈一谈。”

“谈什么？Jerry 的病症？我也是半个专家了。小时候高烧引起的脑部机能障碍，没有办法可以恢复。日常生活大致没有问题，可还是需

要有专人看护。智商发育停止，他就像一个六岁的小男孩。”

当汤说话的时候，Jerry 好奇地看着他，对自己的名字被提到有灵敏的感觉。“Jerry 怎么了？我没有做坏事。”他说。

“当然没有，Jerry 很乖。”汤的声音恐怕在面对自己女朋友的时候都没有这么温柔过。

“就这么当着他的面讨论他的病情，我还以为你很人道呢！”我莫名地愤怒。

“你要怎么样！他理解不了。”

“我还是要见到他的主治医生，你陪我去。”我固执起来像一头牛。

汤叹口气，做个手势，和我一起转身离开。

Jerry 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妈妈呢？”

“妈妈？”我拉动脸上的肌肉，硬是挤出一个笑容，“妈妈飞到天上去了，要很久以后才会来看你。”

主治医生说的话和汤一样，智障在今天无药可医。会谈的最后他问了我 and 护士相同的一句话：“你准备带走他么？”

“不。你们把他照顾得很好，他在这里我很放心。”

为什么每个人都怀疑我是来带他走的！我莫名其妙。虽然我承认今天见到的 Jerry 让我大吃一惊，可是抱歉，我从未想过把这么一个大男人——还是一个低能儿，接回家照顾。我的同情心也许在一霎那泛滥，可是我永远把持得住自己。

汤陪着我往回走。“那么 Lily，就像你说的一样，一切照旧。我会和以前一样每个月支付费用到疗养院的账户上，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最轻松的方法。”



“好。”

“每个月我都会来看他，你和我一起吗？”

“好。”

“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难道是……”

汤的话噎在喉咙里。我们回到那间大温室的门口，两个人四只眼睛看着里面，目瞪口呆：几个小护士，穿着嫩嫩的粉红色的裙子，围在 Jerry 的身边拉着 Jerry 的手说：“我听说你的姐姐来了，是你叫她来的吗？你不乖！”

“没有没有没有……” Jerry 猛摇头。

“告诉你哦，不可以叫她把你带回家。如果你不乖的话，你知道会怎么样，这里所有的护士姐姐都会咬你的嘴巴。”说完，那个粉红色扑了上去，吻住 Jerry 的嘴唇。

Jerry 的话被阻断在那个吻里：“我会听话的，我很乖……”

我瞪大眼睛看着这活色生香的一幕，突然觉得喉咙里发苦——

砰！！我大力地一脚踢在门上，吓住了所有的人。那个小护士惊跳地逃离 Jerry 的身上，一大帮的粉红色面露惧色地看着我。

“这算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对病人性骚扰！”一股怒气从我心底冒出，直冲脑门。我回头，连汤一起骂进：“你不是最敬业的律师吗？这间疗养院，谁选的！二十一世纪最大的笑话。你就对得起已经死掉的委托人，还有这个……”我的纤纤玉指正指向 Jerry 的鼻子，怎么称呼他？白痴？智障？我看着他惊吓的眼瞳，说不下去了。

汤的脸涨得通红，“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可是看来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一群见到帅哥流口水的护士小

姐，这里是什么地方，丽春院啊。”

“对不起，我以后不会了……”一个小护士开始抽泣。可是另一个：“这是开玩笑的。我们一直很专业地照顾他……”

“不必！”我的声音生硬地插在中间，所有的理智飞离我的脑子，我的结论冲口而出：“Mr.Tang，我改变主意了，请你去和主治医生办手续，我要带 Jerry 回家！”

“你想清楚了吗？不是一时冲动？”汤追问着我。

“就算是一时冲动我也想得很清楚。”

室内突然沉浸在一片静默中，一种紧张的气氛在悄悄蔓延。我如同一个斗士一样眼神冷冷地扫过每一个人，那一帮粉红色，还有汤，还有 Jerry……

Jerry 的哭泣声突然响起，他扁着嘴角，无限委屈，嘟囔着说：“不是我不是我，我很乖，不是我……”



2

※
玻
※
璃
※
心
※
事
※

我已经后悔了，把 Jerry 带回家。那天不知道是怎么的头脑发热才作出这样的事来的！和 Jerry 一起走出疗养院的情景，那是一个天下奇观——几乎所有的护士小姐都出来送行，那条队伍绵延好几十米，仿佛是国王亲征时的送别。

“你准备把他安置在哪里？”汤问我。

“我家里。”我奇怪他为什么这么问。

“两个大人，一男一女，挤在你的家里？”汤像听到世界奇闻一样。

“Lily，你父亲留下一间老宅子。”

“他已经留给继母了，现在，那是他的产业，不是我的。”我看着 Jerry。

“你是他的监护人，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

“我以为……”汤欲言又止。

“你以为怎样？”

“按照你的性格，你不是应该把他放在那间老宅子里吗？省心省力。”

“我是这种冷血的人吗？把一个白痴放在老宅子里。”我义愤填膺。

“你完全可以请人照顾他。”汤奇怪地看着我说。

我对此嗤之以鼻。

可是现在，我在问自己，为什么不像汤说得那样，请人在老宅子里照顾 Jerry。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挤在我的三间屋子的小公寓里，简直无法想象！！

从杂志社下班回家，我拖着疲累的身躯，就想泡个热水澡好好休息——女人打天下远远要付出比男人更加多的心血。一走进门，我随意地脱下高跟鞋，东一只西一只地把它们甩了出去。我的嘴里轻轻哼着歌：“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我向浴室走去，习惯地，一路如蝴蝶翻飞一样把衣服沿途掷下，外套，衬衫，裙子，丝袜……

蓦地，我僵立在那里，歌声卡在喉咙里——浴室门前的走廊，Jerry 站在那里，清澈的眼睛好奇地看着我，脸上有一个讨好的微笑：“姐姐……”

我低头看着自己三点式的衣着，“啊——”发出一声尖叫，飞一样地冲进浴室。

明显地，Jerry 被吓住了，“啊——”也是一声尖叫，他转身往卧室跑去。